



荀子下

禮論篇第十九

禮起於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以養人之欲，給人之求，使欲必不窮乎物，物必不屈於欲。兩者相持而長，是禮之所起也。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鐘鼓管磬，琴瑟笙簧，所以養耳也。䟽房檎窻，邃貌貌，越席赫笏，几筵，所以養體也。故禮者養也。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別。骨謂別，曰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大路越席。

所以養體也。側載翠芷，所以養鼻也。前有錯衡，所以養目也。和鸞之聲，步中武象，趨中韶護，所以養耳也。龍旗九旂，所以養信也。寢兕持虎，蛟韞絲末，幣彌龍，所以養威也。故大路之馬，必倍至教，順然後乘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出死要節，之所以養生也。熟知夫出費用，之所以養財也。熟知夫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也。熟知夫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也。故人苟生之為見，若者必死；苟利之為見，若者必害；苟怠惰偷儒之為安，若者必危；苟情說之為樂，若者必滅。故人一之於禮義，則兩得之矣；一之於情性，則兩喪之矣。故儒者，將使人兩得之者也；墨者，將使人兩喪之者也。是儒墨之分也。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

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無天地惡生，無先祖惡出，無君師惡治，三者偏亡焉，無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故王者，天太祖，諸侯不敢壞，大夫士有常宗，所以別貴始，貴始得之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至於諸侯，道及士大夫，所以別尊卑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具宜，小者別，故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大饗尚玄尊，俎生魚，先大羹，貴食飲之本也。饗尚玄尊，而用酒醴，先黍稷而飯稻粱，祭齊大羹而餽庶羞，貴本而親用也。貴本之謂文，親用之謂理，兩者合而成文，以歸

同 說

說 一作 說

大一夫是之謂大隆故尊之尚玄酒也。俎之尚生魚也。豆之先大羹也。一也。利爵之不醮也。成事之俎不嘗也。三臭之不食也。一也。大昏之未發齊也。大廟之未入尸也。始立之未小歛也。一也。大路之素未集也。郊之麻紼也。喪服之先散麻也。一也。三年之喪哭之不文也。清廟之歌。一倡而三歎也。縣一鐘尚拊之屬。朱紼而通越也。一也。凡禮始乎脫。成乎文。終乎祝。校故至備。情文俱盡。其次情文代勝。其下復情以歸大。一也。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時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萬物以昌。好惡以節。喜怒以當。以為下則順。以為上則明。萬物變而不亂。貳之則喪也。禮豈不至矣哉。立隆以為極。而天下莫之能損益也。本末相順。終始相

也 道

應至文以有別。至察以有說。天下從之者治。不從者亂。從之者安。不從者危。從之者存。不從者亡。小人不能測也。禮之理誠深矣。聖人同異之察。入焉而溺。其理誠大矣。擅作典制。辟陋之說。入焉而喪。其理誠高矣。暴慢恣睢。輕俗之屬。入焉而喙。故繩墨誠陳矣。則不可欺。以曲直。衡誠縣矣。則不可欺。以輕重。規矩誠施矣。則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於禮。則不可欺。以詐偽。故繩者直之至。衡者平之至。規矩者方圓之至。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無方之民法。禮是禮。謂之有方之士。禮之中焉。能思索。謂之能慮。禮之中焉。能勿易。謂之能固。能慮能固。加好者焉。斯聖人矣。故天者高之極也。地者下之極也。無窮者廣之

極也。聖人者道之極也。故學者固學爲聖人也。非特學爲
無方之民也。禮者以財物爲用，以貴賤爲文，以多少爲異。
以隆殺爲要。文理繁，情用省，是禮之隆也。文理省，情用繁，
是禮之殺也。文理情用，相爲內外，表裏並行而雜，是禮之
中流也。故君子上致其隆，下盡其殺，而中處其中。步驟馳
騁，厲鶩不外矣。是君子之壇宇宮庭也。人有是士君子
也，外是民也。於是其中焉。方皇周挾，曲得其次序。是聖人
也。故厚者禮之積也，大者禮之廣也，高者禮之隆也，明者
禮之盡也。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禮者謹於
治生死者也。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終始俱善，人道畢
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是君子之道。禮義之文

方皇
禮儀
卒度

也。夫厚其生而薄其死，是敬其有知而慢其無知也。是姦
人之道而倍叛之心也。君子以倍叛之心，接臧穀，猶且羞
之。而況以事其所隆親乎？故死之爲道也，一而不可得再
復也。臣之所以致重其君，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於是盡矣。
故事生不忠，厚不敬，又謂之野。送死不忠，厚不敬，文謂之
瘠。君子賤野而羞瘠，故天子棺槨十重，諸侯五重，大夫三
重，士載重。然後皆有衣衾多少，厚薄之數，皆有翼翼文章
之等，以敬飾之。使生死終始若一，足以爲人願。是先王之
道，忠臣孝子之極也。天子之喪，動四海，屬諸侯，諸侯之喪，
動通國，屬大夫。大夫之喪，動一國，屬脩士。脩士之喪，動一
鄉，屬朋友。庶人之喪，合族黨，動州里。刑餘罪人之喪，不得

脩士
也

合族黨獨屬妻子棺槨三寸衣衾三領不得飾棺不得畫行以昏殮凡緣而往埋之及無哭泣之節無衰麻之服無親疏月數之等各反其平各復其始已葬埋若無喪者而止夫是之謂至尊禮者謹於吉凶不相厭者也絀續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歛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恐懼然而幸生之心未已特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殯三日而成服然後告遠者出矣備物者作矣故殯久不過七十日速不損五十日是何也曰遠者可以至矣有求可以得矣百事可以成矣其忠至矣其節大矣其文備矣然後月朝卜日月夕卜宅然後葬也當是時也其義止誰得行之其義行誰得

禮記

止之故三月之葬其貌以生設飾死者也殆非直留死者以安生也是致隆思慕之義也喪禮之凡變而飾動而遠久而平故死之爲道也不飾則惡惡則不哀爾則既既則厭厭則忘忘則不敬一朝而喪其嚴親而所以送葬之者不哀不敬則嫌於禽獸矣君子恥之故變而飾所以滅惡也動而遠所以送敬也久而平所以優生也禮者斷長續短損有餘益一足達愛敬之文而滋成行義之美者也故文飾靡惡聲樂哭泣恬愉憂戚是反也然禮兼而用之時舉而代御故文飾聲樂恬愉所以持平奉吉也靡衰哭泣憂戚所以持險奉凶也故其立文飾也不至於窳冶其立靡衰也不至於奢弃其立聲樂恬愉也不至於流淫惰慢

其立哭泣哀戚也。不至於嗔懾傷生，是禮之中流也。故情
 貌之變足以別吉凶，明貴賤，親疎之節，期止矣。外是姦也。
 雖難君子賤之，故量食而食之，量粟而帶之，相高以毀瘠，
 是姦人之道也。非禮義之文，非孝子之情也。將以有為者
 也。故說豫婉澤，愛戚萃惡，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顏色者
 也。歌謔歡笑哭泣諦號，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聲音者也。
 芻豢稻粱酒醴餼，鵠魚肉菽藿酒漿，是吉凶憂愉之情發
 於飲食者也。卑統裨冕黼黻文織資麤衰經菲總管屨，是
 吉凶憂愉之情發於衣服者也。疏房椽貌，越席牀第几筵，
 屬茨倚廬，席薪枕塊，是吉凶憂愉之情發於居處者也。兩
 情者，人生固有端焉。若夫斷之繼之，博之淺之，益之損之，

類之盡之，盛之美之，使本末終始莫不順比，是以為萬世
 則是禮也。非順敦修為之君子，莫之能知也。故曰：性者本
 始材朴也，偽者文理隆盛也。無性則偽之無所加，無偽則
 性不能自美，性偽合然後聖人之名一。天下之功於是就
 也。故曰：天地合而萬物生，陰陽接而變化起，性偽合而天
 下治。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字中
 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
 嶽，此之謂也。喪禮者以生者飾死者也，大象其生以送其
 死也。故如死如生，如存如亡，終始一也。始卒沐浴，鬻體
 飯珍象生執也，不沐則濡櫛三律而止，不浴則濡巾三式
 而止，充耳而設瑱，飯以生稻，瑱以槁骨，及生術矣，說棄衣

襲三稱縉紳而無鈎帶矣設掩面俛目鬻而不笄矣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極獨明矣薦器則冠有整而毋縱簪庶虛而不實有簟席而無牀第木器不成斲陶器不成物薄器不成內笙等具而不和琴瑟張而不均與藏而馬反告不用也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畧而不盡貌而不功趨輿而藏之金革轡勒而不入明不用也象徙道又明不用也是皆所以重衣也故生器文而不功明器貌而不用凡禮事生飾歡也送死飾哀也祭祀飾敬也師旅飾威也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壙壠其貌象室屋也棺槨其貌象版蓋斯象拂也無旣楮絲萬魚縷翼其貌以象菲帷幬帳耐爵也抗折其貌

刻減
附益

以象擗茨番闕也故喪禮者無他焉明死生之義送以哀敬而終周藏也故葬埋敬葬其形也祭祀敬事其神也其銘誄慕世敬傳其名也事生飾始也送死飾終也終始具而孝子之事畢聖人之道備矣刻死而附生謂之墨刻生而附死謂之感殺生而送死謂之賊大象其生以送其死使死生終始莫不稱宜而好善是禮義之法式也儒者是矣三年之喪何也曰稱情而立文因以飾群別親疎貴賤之節而不可益損也故曰無適不易之術也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以爲至痛極也齊衰苴杖居廬食粥席薪枕塊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哀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禮以是斷

之者豈不以送死有已復生有節也哉凡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血氣之屬莫不有知有知之屬莫不愛其類今是天大鳥獸則失其群疋越月踰時則必反鉛過故鄉則必徘徊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能去之也小者是燕爵猶有洞燻之項焉然後能去之也故有血氣之屬莫知於人故人之於其親也至死無窮將由夫愚陋淫邪之人與則彼朝死而夕忘之然而縱之則是魚鳥獸之不若也彼安能相與群居而無亂乎將由夫脩飾之君子與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若駒之過隙然而遂之則是無窮也故先王則聖人安為之立中制節使足以成文理則舍之矣然則何以分之曰至親以期斷是何也曰天地則以

易矣四時則以節矣其在字中者莫不更始也故先王案以此象之也然則三年何也曰加隆焉案始倍之故載期也由九月已下何也曰案使不及也故三年以為隆總麻小功以為殺期九月以為間上取象於天下取象於地中取則於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故三年之喪人道之至文者也夫是之謂至隆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一也君之喪所以取三年何也君者治辨之主也文理之原也情貌之盡也相率而致隆之不亦可乎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彼君者固有為民父母之說焉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誨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誨之也三年畢矣哉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慈母衣被之者也而

去之哀夫敬夫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狀乎無形影然而成文

樂論篇第二十

夫樂者樂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無樂樂則必發於聲音形於動靜而人之道聲音動靜性術之變盡是矣故人不能不樂樂則不能無形形而不爲道則不能無亂先王惡其亂也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以樂而不流使其文足以辨而不謬使其曲直繁省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使夫邪汙之氣無由得接焉是先王立樂之方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閭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

不和親鄉里族長之中長少同聽之則莫不和順故樂者審一以定和者也比物以飾節者也合奏以成文者也是以率一道足以理萬變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故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是先王立樂之術也而墨子非之柰何且樂者先王之所以飾喜也軍旅鈇鉞者先王之所以飾怒也先王喜怒皆得其齊焉故喜而天下和之怒而暴亂畏之

先王之道禮樂正其盛者也而墨子非之故曰墨子之於道也猶瞽之於白黑也猶龍耳之於清濁也猶之楚而北求也夫聲樂之入人也深其化人也速故先王謹爲之文樂中平則民和而不流樂肅莊則民齊而不亂民和齊則兵勁城固敵國不敢嬰也如是則百姓莫不安其處樂其鄉以至足其上矣然後名聲於是白光輝於是大白海之民莫不願得以爲師是王者之始也樂姚冶以險則民流侵鄙賤矣流侵則亂鄙賤則爭亂爭則兵弱城危敵國危之如是則百姓不安其處不樂其鄉不足其上矣故禮樂廢而邪音起者危削侮辱之木也故先王貴禮樂而賤邪音其在序官也則憲命審誅賞禁淫聲以時順脩使夷俗邪

音不敢亂雅太師之事也墨子曰樂者聖人之所非也而儒者爲之過也君子以爲不然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風易俗故先王導之以禮樂而民和睦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脩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人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之音使人之心淫紳端章父舞韶歌武使人之心莊故君子耳不聽淫聲目不視女色口不出惡言此三者君子慎之凡姦聲感人而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亂生焉正聲感人而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治生焉唱和有應善惡相象故君子慎其所去就也君子以鐘鼓導志以琴瑟

樂心動以干戚飾以羽旄從以簫管故其清明象天其廣大象地其俯仰隨還有似於四時故樂行而志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寧莫善於樂故曰樂者樂也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以道制欲則樂而不亂以欲忘道則惑而不樂故樂者所以導樂也金石絲竹者所以導樂也樂行而民嚮方矣故樂者治人之盛者也而墨子非之且樂也者和之不可變者也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樂合同禮別異禮樂之統管乎聖人矣窮本極變樂之情也著誠去僞禮之經也墨子非之幾遇刑也明王已沒莫之正也愚者學之危其身也君子明樂乃其德也亂世惡善不此聽也於乎哀哉不得成也弟

子免學無所營也聲樂之象鼓大麗鐘統實磬廉制竽笙簫和箎翥發猛埴篪翁博瑟易良琴婦好歌清盡舞意天道兼鼓其樂之君邪故鼓似天鐘似地磬似水竽簫箎翥似星辰日月執柷拊鼙控揭似萬物曷以和舞之意曰目不自見耳不自聞也然而治俯仰誠信進退遲速莫不廉制盡筋骨之力以要鐘鼓俯會之節而靡有悖逆者衆積誹誦乎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于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于階三讓以賓升拜至獻酬辭讓之節繁及介省矣至于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工入升歌三終主人獻之笙入三終主人獻之

問歌三終合樂三終工告樂備遂出二人揚解乃立司正
 焉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
 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焉而無遺也降說履
 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
 拜送節文終遂焉知其能安燕而不亂也貴賤明隆殺辨
 和樂而不流弟長而無遺安燕而不亂此五行者足以正
 身安國矣彼國安而天下安故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
 易易也亂世之徵其服組其容婦其俗淫其志利其行雜
 其聲樂險其文章匿而采其養生無度其送死瘠墨賤禮
 義而貴勇力貧則為盜富則為賊治世反是也

解蔽篇第二十一

道也

治近也謂好也積習治正走使役也
 教有數端如下十句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
 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
 正而以自為也如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
 恐聞其惡也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是以與
 治雖走而是已不輟也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
 不使為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沉於
 使者乎德道之人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
 不衰哉數為蔽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
 為蔽博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凡萬物異則莫不相
 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昔人君之蔽者寢殷紂是也桀蔽

斯一作觀
國使臣

干楮
帝

於末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紂蔽於
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故羣臣去
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賢良退處而隱逃此其所以
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桀死於亭山紂縣於赤旆
身不先知又莫之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鑒於夏桀故主
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
代夏王而受九有文王鑒於殷紂故主其心而慎治之是
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
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
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
詩曰鳳皇秋秋其翼若于其聲若簫有鳳有皇樂帝之心

也堯
不蔽
賢
鳳皇
來儀
也唐
也宋
鞅
臣載
作載
乃戴
驪為
教逐
齊

實孟
疑差
說亂
家雜
家即
墨子
奇

此不蔽之福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蔽於
欲權而逐載子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唐鞅戮於宋奚
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
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嘗
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明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
福祿與管仲齊召公呂望仁智且不蔽故能持周公而名
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明輔賢之謂彊勉之彊
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
家是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
子蔽於法而不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
而不知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故由用謂之道盡利也

亂雜也成積焉習也

由欲謂之道盡噤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勢謂之道盡便矣。由辭謂之道盡論矣。由天謂之道盡因矣。而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猶未之能識也。故以為足而飾之內。以自亂。外以惑人。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恃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懸衡焉。是故眾異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何謂衡曰道。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

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亂之。本也。夫何以知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意。志也者臧也。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

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故心未嘗不
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未得道而求
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虛則將、將待也、事
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知道察、知道行、體道者也、虛
一而靜謂之清明、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
失位、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聞久遠、䟽觀萬物而知
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
理而宇宙裏、理矣、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皐皐廣廣孰知其
德、涓涓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
人、夫惡有蔽矣哉、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
無所受令、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

同云

政口可劫而使墨云、形可劫而使誑申、心不可劫而使易、
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
物也雜博、其精之至也、不貳、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
我儀人、寘彼周行、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
貳周行、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贅稽之、
萬物可兼知也、身盡其故則美、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
而一焉、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市而不可以
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
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物者以物物、精於道
者兼物物、故君子一於道而以贅稽物、一於道則正、以贅
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昔者舜之治天下

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
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
君子而後能知之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
在下而清明在上則足以見眉目而察理矣微風過之湛
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
是矣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則足以定是非決嫌
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
也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
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
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奚仲
作車乘杠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

能精者也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
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般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
接則敗其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
遠蚊蚋之聲聞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
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卧而焮掌可謂能自忍
矣未及好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
之聲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至人至
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聖人縱其欲
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
也無爲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
思也樂此理心之道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

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冥而行者見寢石以爲
伏虎也見植林以爲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
之溝以爲頭步之澮俯而出城門以爲小之閨也酒亂其
神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爲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爲
啾啾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
牽也遠蔽其大也從山一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
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
勢玄也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有
人焉以此時定物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
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定能無過乎夏首之南有人焉曰
涓涓其爲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爲

百果
疑有
所變
印仰
同

伏鬼也印視其髮以爲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氣而
死豈不哀哉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
正之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
於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弊鼓喪豚之費矣而未有俞疾
之福也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凡以知人之性
也可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
所疑止之則沒世窮年不能備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
已不足以浹萬物之變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
者若一猶不知錯夫是之謂妄人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
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也聖也者盡倫者
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兩盡者足以爲天下極矣故學者以

亦
世
亦
亦

聖王為師案以聖王之制為法治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
象効其人嚮是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知之聖人也
政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有勇非以持是則謂之賊察
執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辯利
非以言是則謂之誑傳曰天下有二非察是是察非謂合
王制與不合王制也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
能分是非治曲直者邪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直非辨治
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直將治
怪說玩竒辭以相洗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無
正而恣惟妄辯而幾利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
此亂世姦人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傳曰折

亦
世
亦
亦

辭而為察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博聞彊志不合王制君
子賤之此之謂也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
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弃之矣不以自妨也不少頃
干之習中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當時則動物至而
應事起而辯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
之有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故君人者周則讒
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朗
狐狸而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
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此言上明而下化也

正名篇第二十二

此篇文字
多不可曉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散名之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正利而為、謂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能有所合、謂之能。耐古字通也性傷謂之病、節遇謂之命、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者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辯、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二焉。故析辭、析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辯訟、則謂

折

之大、惑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慤慤則易、便易使則公共、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修令矣。如是則其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仁約之功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刑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若有王者起、必將有修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以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異形離心、交喻異物、名實玄紐、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下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

天官
耳目
口鼻
舌

萬物
而知
當主
言耳
物類
各主
目

名共
同也
無異
無異
同也
異而
同

為有也然則何緣而以同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
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
以相期也形體色理以目異聲音清濁調等奇聲以耳異
甘苦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香臭芬鬱腥臊酒醜為酸奇
臭以鼻異疾養滄寒熱滑鉞與澀輕重以形體異說故喜
怒哀樂愛惡以心異說為脫誤也脫心有微知微知則緣
耳而知聲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微知必將待天官
之當簿而類然後可也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微之而無說
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然後隨而命
之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
單與兼無以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之知其實者之異名

也故使其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其實者莫不
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徧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
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有時而
欲徧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
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用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
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
俗成謂之實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物有同
狀而異所者有異狀而同所者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
合謂之二實狀變而實別為異者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
之一實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後王
之成名也不可不知也見侮不辱聖人不愛已殺盜非殺

人也。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
熟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情欲寡，芻綠不加，其大鐘不加
樂，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驗之所蒙無以同異而觀其
熟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極有牛馬非馬也。此惑於用名
以亂實者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
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故
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辯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故
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
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辯勢惡用矣哉。今聖王沒，天下亂，
多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辯說也實不喻。
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後說，說不喻，然後辯，故

辯

命

言其 形狀 說其 言其 所以 然喻 也 累一 作異 故猶 是

期命，辯說也。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
之用也。累而或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名也者，
所以期累實也。辭也者，兼其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辯說也
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期命也者，辯說之用也。辯
說也者，心之象道也。心也者，道之工宰也。道也者，治之經
理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
辯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辯則盡故，正道而辯
姦，猶引繩以持曲，直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有兼
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
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辯說也。詩曰：
顛顛卬卬，如珪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

論衡卷之五

辯說

論衡

名別

既俯就差齊也 功忽則責各請

謂也辭讓之節得矣長少之理順矣忌諱不稱祇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辯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不賂貴者之權勢不利傳辟者之辭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辯說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夫占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外是者謂之訛是君子之所弃而愚者以爲已寶故愚者之言功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諧諧然一涕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

者也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過其所惡焉愚者反是詩曰爲鬼爲蜮則不可得有覩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所受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

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
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
止於亂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不求之其
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性者天之就也
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
所必不免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故雖為守門欲
不可去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欲雖不可盡可以
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
盡欲雖不可去所求必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
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
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

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
離南行而北走哉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為夫欲之
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其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
奚以損之而亂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故知者論
道而已矣小宋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凡人之取也所欲未
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
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
以為重此入所以惑於輕重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
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入所以惑於禍福也
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
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

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謙也。假問而謙之則不能離也。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綬。其與無足無以異。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紉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庑。葭藁蓐尚几筵。而可以養形。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勢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

信字

人之信

性惡篇第二十三

此篇為孟子子非人苟之疏。正在此。然其立一言之意。必有所感。而云。

人之性惡。其善者偽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順是。故

直矯便也鑿作

爭奪生而辭讓亡焉生而有疾惡焉順是故殘賊生而忠
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聲色焉順是故淫亂生而
禮義文理亡焉然則從人之性順人之情必出於爭奪合
於犯分亂理而歸於暴故必將有師法之化禮義之道然
後出於辭讓合於文理而歸於治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
惡明矣其善者偽也故枸木必將待礪括烝矯然後直鈍
金必將待礪厲然後利今人之性惡必將待師法然後正
得禮義然後治今人無師法則偏險而不正無禮義則悖
亂而不治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為偏險而不正悖亂
而不正是以為之起禮義制法度以矯飾人之情性而正
之以擾化人之情性而道之也使皆出於理合於道者也

今人化師法積文學道禮義者為君子從性情安恣睢慢
禮義者為小人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
也孟子曰人之學學者其性善也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
之性而不察乎偽之情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學不
可事禮義者聖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學而能所事而成者
也不可學不可事而為人者謂之性可學而能可事而成
在人者謂之偽是性偽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見耳可
以聽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目明而
耳聰不可學明天孟子曰今之人性善將皆失喪其性故
也曰若是則過矣今人之性生而離其朴離其資必失而
喪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所謂性善者不離其朴

而美之。不離其資而利之也。使夫資朴之於美。心意之於善。若夫可以見之明。不離目。可以聽之聰。不離耳。故曰。目明而耳聰也。今人之性。饑而欲飽。寒而欲煖。勞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饑見長而不敢先食者。將有所讓也。勞而不敢求息者。將有所代也。夫子之讓乎父。弟之讓乎兄。子之代父。弟之代兄。此二行者。皆反於性而悖於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禮義之文理也。故順情性則不辭讓矣。辭讓則悖於情性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偽也。問者曰。人之性惡。則禮義惡生。應之曰。凡禮義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陶人埴埴而爲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故工人斲木而

成器。然則器生於工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聖人積思慮。習偽故。以生禮義。而起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生於聖人之偽。非故生於人之性也。若夫目好色。耳好聲。口好味。心好利。骨體膚理。好愉佚。是皆生於人之情性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後生之者也。夫感而不能然。必且待事而後然。謂人之生於偽。是性偽之所生。其不同之微也。故聖人化性而起偽。偽起而生禮義。禮義生而制法度。然則禮義法度者。是聖人之所生也。故聖人之所以同於衆。其不異於衆者。性也。所以異而制衆者。偽也。夫好利而欲得者。此人之情性也。假之有弟兄資財而分者。且順情性好利而欲得。若是則兄弟相拂奪矣。且化禮義之文理。若是則

讓乎國人矣。故順情性則弟兄爭矣。化禮義則讓國矣。凡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夫薄願厚惡願美狹願廣貧願富賤願貴苟無之中者必求於外。故富而不願財貴而不願勢苟有之中者不及於外用此觀之。人之欲爲善者爲性惡也。今人之性固無禮義故彊學而求有之也。性不知禮義故思慮而求知之也。然則性而已則人無禮義不知禮義人無禮義則亂不知禮義則悖然則性而已則悖亂在已用此觀之。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謂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謂惡者偏險悖亂也是善惡之分也。已今誠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則有惡用聖王惡用禮義矣哉。雖有聖王

禮義將曷加於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惡故古者聖人以人之性惡以爲偏險而不正悖亂而不治故爲之立君上之勢以臨之明禮義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罰以禁之使天下皆出於治合於善也是聖王之治而禮義之化也。今當試去君上之勢無禮義之化去法正之治無刑罰之禁倚而觀天下民之相與也。若是則夫彊者害弱而奪之衆者暴寡而譁之天下之悖亂而相亡不待頃矣。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凡論者貴其有辨合其符驗。故坐而言之起而可設張而可施行。今孟子曰人之性善無辨不合符驗坐而言之起而不可設張而不

可施行，豈不過甚矣哉！故性善則去聖王息禮義矣，性惡則興聖王貴禮義矣。故櫟括之生爲杓木也，繩墨之起爲不直也，立君上明禮義爲性惡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直木不待櫟括而直者，其性直也。杓木必將待櫟括，烝矯然後直者，以其性不直也。今人之性惡，必將待聖王之治，禮義之化，然後皆出於治，合於善也。用此觀之，然則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問者曰：禮義積僞者，是人之性，故聖人能生之也。應之曰：是不然。夫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瓦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辟亦陶埴而生之也，然則禮義積僞者，豈人之性也哉？凡人

之性者，堯舜之與桀跖也，其性一也。君子之與小人，其性一也。今將以禮義積僞爲人之性邪？然則有曷貴堯禹曷貴君子矣哉？凡所貴堯禹君子者，能化性，能起僞，僞起而生禮義，然則聖人之於禮義積僞也，亦陶埴而生之也。用此觀之，然則禮義積僞，豈人之性也哉？所成於桀跖小人者，從其性順其情，安恣睢以出乎貪利爭奪，故人之性惡明矣。其善者僞也。天非私魯，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則魯之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秦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則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塗之人可以爲禹，曷

謂也。曰：凡禹之所以為禹者，以其為仁義法正也。然則仁義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皆有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以仁義法正為固無可知可能之理邪？然則唯禹不知仁義法正，不能仁義法正也。將使塗之人固無可以知仁義法正之質，而固無可以能仁義法正之具邪？然則塗之人也，且內不可以知父子之義，外不可以知君臣之正。不然，今塗之人者，皆內可以知父子之義，外可以知君臣之正。然則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其在塗之人明矣。今使塗之人者，以其可以知之質，可以能之具，本夫仁義可知之理，可能之具，然則其可以為禹明矣。今使塗

伏膺
於術

之人伏術為學，專心一志，思索熟察，加日縣久，積善而不息，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聖人者，人之所積而致也。曰：聖可積而致，然而皆不可積何也？曰：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小人可以為君子，而不肯為君子；君子可以為小人，而不肯為小人。小人君子者，未嘗不可以相為也。然而不相為者，可以而不可使也。故塗之人可以為禹，未必然也。塗之人可以為禹，則然。塗之人能為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為禹，無害可以為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為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為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為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為，然則能不能之與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

中道 不直 不中 不直 不中 不直 不中

以相為明矣。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欲得而信衰於友，爵祿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人之情乎？甚不美，又何問焉？唯賢者為不然。有聖人之知者，有士君子之知者，有小人知之者。有役夫之知者，多言則文而類，終日議其所以言之，千舉萬變，其統類一也。是聖人之知也。少言則徑而省，論而法，若佚之以繩，是士君子之知也。其言也諄，其行也悖，其舉事多悔，是小人之知也。齊給便敏而無類，雜能旁魄而毋用，折速粹熟而不急，不恤是非，不論曲直，以期勝人為意，是役夫之知也。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上不修於亂世之君，

嗜順 從俗 同於 俗也

下不俗於亂世之民，仁之所在，無貧窮，仁之所亡，無富貴。天下知之，則欲與天下同苦樂之；天下不知也，則傀然獨立天地之間而不畏，是上勇也。禮恭而意儉，大齊信焉而輕貨財，賢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廢之，是中勇也。輕身而重貨，恬禍而廣解，苟不恤是非，不然之情，以期勝人為意，是下勇也。繁弱鉅黍一作古之良弓也，然而不得排敬，則不能自正。桓公之葱，大公之闕文，玉之錄，莊君之芻，闔閭干將莫邪，鉅闕辟闔，此皆古之良劍也，然而不加砥礪，則不能利，不得人力，則不能斷。騂騮騏驎，織離綠耳，此皆古之良馬也，然而前必有銜轡之制，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叙，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夫人雖有性

靡相
順從也

質美而心辯知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賢友之得賢師而事之則所聞者堯舜禹湯之道也得良友而友之則所見者忠信敬讓之行也身日進於仁義而不自知也者靡使然也今與不善人處則所聞者欺誣詐偽也所見者汙漫淫邪貪利之行也身且加於刑戮而不自知者靡使然也傳曰不知其子視其友不知其君視其左右靡而已矣

君子篇第二十四

告言
通敵也
拿言
喉舌也
定言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

請自
請罪也

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賊害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請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分然各

以其誠通是以爲善者勸爲不善者沮刑罰暴省而威行如流政令致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致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

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于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上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故仁者仁此者也義者分此者也節者死生此者也忠者敦慎此者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有而不行也夫故爲天下貴矣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王是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第二十五

此篇荀子入駭之作惜多傳訛不可讀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

成相
之說

不德
不以
為德

竭辭不廢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右一章
 請成相道聖王嘉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
 顯明堯讓賢以為民汜利兼愛德施均辯治上下貴賤有
 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
 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
 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
 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
 苗服舉舜副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變為樂
 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
 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傳鯀土平
 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為輔契女王

臣作
務

生昭明居於砥石遷十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
 乙湯論舉當身讓下隋舉年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願陳辭
 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反
 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
 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
 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
 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九人我獨自
 美豈無故不知戒後必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
 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
 下歛黨與上蔽賢上壅蔽失輔勢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
 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

孰作
郭

論有五
謂論
為君
之道
有五
簡約
明白
五即
臣下
職君
法明
刑稱
陳言
有利
上通

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對衷言不從恐為子胥身
離凶進諫不聽到以獨鹿奔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
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右二章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
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
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印上莫
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
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為莫不說善名不移脩
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刑稱陳守其垠下不得用輕私
門罪禍有律世天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明有基生好論議
必善謀五聽必領笑不理續至執持聽之經明其請參伍

君教
指以
上五
論教

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
信誕以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清言明若口上通利隱
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
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鉞披滑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
拙臣謹脩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
成律貫右三章

賦篇第二十六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為天下明生者
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彊粹而王駁而伯無一
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者與簡
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考與性不

王君
先王
託言
以人
不

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其雅似者與匹夫隆之則為聖人
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

禮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生紂以亂湯武
以賢泯泯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以脩
躬以空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以成可
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問其名曰
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雜汙之為狄
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禹舜而不能掩迹者邪行
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志意之榮也百姓
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明達純粹而無疵也

狄

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知賦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錕圓者中規方者
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寓忽
兮其極之遠也攝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咸塞
也德厚而不損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大神出入
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子不敏此之
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可塞者與充盈太
宇而不窺入鄰穴而不偃者與行遠疾速而不可訛詭者
與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與暴至殺傷而不億忌者
與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與託地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
日作寒夏日作暑廣大精神請歸之雲 雲賦

攝音 分也 判也 高執 極作 急

禮賦

善 德 善 德 善 德

有物於此，儘儘考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為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為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為隣，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弃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屨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溫而惡雨，蛹以為母，蛾以為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蠶賦

劉宋

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掉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為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遭而事已，簪以為父，管以為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之謂歲理。歲賦

危詭

天下不治，請陳危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殞墜，日暮晦盲，幽闇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九從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懲革貳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紉約，教暴擅彊，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為螻蟻，鴟梟為鳳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詳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閤乎其天下之晦

郁 郁 郁 郁 郁 郁 郁 郁 郁 郁

堯刊

閭媿
子著
美文
類母

大略
舊曰
言其
大略

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歲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以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紉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玼玉瑤珠，弗知佩也。雜布與錦，弗知異也。閭媿子奢，莫之媒也。媢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為明，以聾為聰，以危為安，以吉為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大略篇第二十七

大略君人者，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好利多詐而危。欲近四旁，莫如中央。故王者必居天下之中。禮也。天子外屏，諸侯內屏，禮也。外屏不欲見外也，內屏不欲見內也。詩曰：顛之倒

茶
書作
王務

同
誓

之自公召之，天子召諸侯，諸侯輦輿就馬，禮也。詩曰：我出我車，干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天子山冕，諸侯玄冠，大夫裨冕，士韋弁，禮也。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禮也。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禮也。諸侯相見，卿為介，以其教出，畢行，使仁居守，聘人以珪，問上以璧，召人以瑗，絕人以玦，反絕以環。人主仁心設焉，知其役也。禮其盡也。故玉者先仁而後禮，天施然也。聘禮志曰：幣厚則傷德，財侈則殄禮。禮云：禮云，主帛，云乎哉。詩曰：物其指矣，唯其偕矣，不時宜，不敬交，不驩欣，雖指非禮也。水行者表深，使人無陷，治民者表亂，使人無失禮者，其表也。先王以禮表天下之亂，今廢禮者是去表也。故民迷惑而陷禍患，此刑罰

之所以繁也。舜曰：維予從欲而治，故禮之生爲賢人以下至庶民也。非爲成聖也。然而亦所以成聖也。不學不成，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五十不成，喪七十唯衰存，親迎之禮，父南鄉而立，子北面而跪，黜而命之往迎，爾相成我宗事，隆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惟恐不能，敢忘命矣。夫行也者，行禮之謂也。禮也者，貴者敬焉，老者孝焉，長者弟焉，幼者慈焉，賤者惠焉，賜予其宮室，猶用慶賞於國家也。忿怒其臣妾，猶用刑罰於萬民也。君子之於子，愛之而勿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禮以順人心爲本，故亡於禮經而順人心者，皆禮者也。禮之大凡，事生飾驪也，送死飾哀也，軍旅飾威也，親親故

也
居 虛

故庸庸勞勞，仁之殺也，貴貴尊尊，賢賢老老，長長義之倫也。行之得其節，禮之序也。仁愛也，故親義理也。政行，禮節也。故成仁有里，義有門，仁非其里而虛之，非禮也。義非其門而由之，非義也。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審節而不知，不成禮。和而不發，不成樂。故曰：仁義禮樂，其致一也。君子處仁以義，然後仁也；行義以禮，然後義也；制禮反本成末，然後禮也。三者皆通，然後道也。貨財曰賄，輿馬曰賄，衣服曰賄，玩好曰賄，玉貝曰舍，賄賂所以佐生也。贈賻所以送死也。送死不及柩，尸弔生不及悲哀，非禮也。故吉行五十，奔喪百里，賄賂及事，禮之大也。禮者，政之輓也。爲政不以禮，政不行矣。天子卽位，上卿進曰：如之何

殺田
獵也

憂之長也能除患則為福不能除患則為賊授天子一策
中卿進曰配天而有下土者先事慮事先患慮患先事慮
事謂之接接則事優成先患慮患謂之豫豫則禍不生事
至而後慮者謂之後後則事不舉患至而後慮者謂之困
困則禍不可禦授天子二策下卿進曰敬戒無怠慶者在
堂弔者在閭禍與福鄰莫知其門豫哉豫哉萬民望之授
天子三策禹見耕者耦立而式過十室之邑必下殺大蚤
朝大晚非禮也治民不以禮動斯陷矣平衡曰拜下衡曰
稽首至地曰稽顙大夫之臣拜不稽首非尊家臣也所以
辟君也一命齒於鄉再命齒於族三命族人雖七十不敢
死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吉事尚尊喪事尚親君臣不得

同鑿路

不尊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夫婦不得不驩少者
以長老者以養故天地生之聖人成之聘尚也享獻也私
覲私見也言語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吏濟濟鎗鎗為人
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有怨而無怒君於大夫
三問其疾三臨其喪於士一問一臨諸侯非問疾弔喪不
之臣之家既葬君若父之友食之則食矣不辟梁肉有酒
醴則辭寢不踰廟設衣不踰祭服禮也易之感見夫婦夫
婦之道不可不正也君臣父子之本也威感也以高下下
以男下女柔上而剛下聘士之義親迎之道重始也禮者
人之所履也失所履則顛覆陷溺所失微而其為亂大者
禮也禮之於王國家也權衡之於輕重也如繩墨之於

禮也
御也

曲直也。故人無禮不生，事無禮不成，國家無禮不寧，和樂之聲步中武象，趨中節護君子聽律習容而後士，水泮芝女霜降殺內十日一御坐視膝立視足應對言語視高立視前六尺而大之六六三十六三丈六尺文貌情用相為內外表裏禮之中焉能累索謂之能慮禮者本末在順終始相應禮者以財物為用以貴賤為文以多少為異下臣事君以貨中臣事君以身上臣事君以人易曰復自道何其咎春秋賢穆公以為能變也士有妬友則賢交不親君有妬臣則賢人不至蔽公者謂之昧隱良者謂之妬奉妬昧者謂之交譎交譎之人妬昧之臣國之蔑等也口能言之身能行之國實也口不能言身能行之國器也口能言

之身不能行國用也口言善身行惡國妖也治國者敬其實愛其器任其用除其妖不富無以養民情不教無以理民性故家五畝宅百畝田務其業而勿奪其時所以富之也立太學設庠序修六禮明十教所以導之也詩曰飲之食之教之誨之王事具矣武王始入殷表商容之間釋箕子之囚哭比干之墓天下鄉善矣天下國有俊士世有賢人迷者不問路溺者不問途墜亡人好獨詩曰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問也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以其本知其末以其左知其右凡百事異理而相守也慶賞刑罰通類而後應改教習俗相順而後行八十者一子不事九十者舉家不事廢疾非人不養者

子謂
孔子
言也

一人不事、父母之喪三年不事、齊衰大功三月不事、從諸
侯來與新有昏、替不事、子謂子家駒續然、大夫不如晏子、
晏子功用之臣也、不如子產、子產惠人也、不如管仲、管仲
之爲人、力功不力義、力知不力仁、野人也不可以爲天子
大夫、孟子三見宣王、不言事、門人曰曷爲三遇齊王而不
言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公行子之之燕、遇曾元於塗、
曰燕君何如、曾元曰志卑、志卑者輕物、輕物者不求助、苟
不求助、何能舉、氏羌之虜也、不憂其係累也、而憂其不焚
也、利夫秋豪害靡國家、然且爲之、幾爲知計哉、今夫亡歲
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睥而見之也、心
之於慮、亦然、義與利者、人之所兩有也、雖堯舜不能去民

也
宣
雲

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義也、雖桀紂亦不能
去民之好義、然而能使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義勝利
者爲治世、利克義者爲亂世、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
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
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家
卿不修幣、大夫不爲場園、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
業、樂分施而恥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竄其手、
文王誅四武、武王誅二周公、卒業至成康、則案無誅、已多積
財而羞無有、重民任而誅不能、此邪行之所以起、刑罰之
所以多也、上好羞則民間飾矣、上好富則民死利矣、二者
亂之衢也、民語曰欲富乎、忍恥矣、傾絕矣、故舊矣、與義分

背矣上好富人民之行如此安得不亂湯旱而禱曰政不
節與使民疾與何以不雨至斯極也苞苴行與讒夫興與何以不雨至斯
極也天之生民非爲君也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故古者列
地建國非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
已主道知人臣道知事故舜之治天下不以事詔而萬物
成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爲田師工賈亦然以賢易不肖不
待卜而後知吉以治伐亂不待戰而後知克齊人欲伐魯
忌卞莊子不敢過卞晉人欲伐衛畏子路不敢過蒲不知
而問堯舜無有而求天府先王之道則堯舜已六貳之博
則天府已君子之學如蛻幡然遷之故其行効其立効其

坐効其置顏色出辭氣効無留善無宿問善學者盡其理
善行者究其難君子立志如窮雖天子三公問正以是非
對君子隘窮而不失勞倦而不苟臨患難而不忘細席之
言歲不寒無以知松柏事不難無以知君子無日不在是
而小漢故潛夫盡小者大積微者著德至者色澤洽行盡
而聲問遠小人不誠於內而求之於外言而不稱師謂之
畔教而不稱師謂之倍倍畔之人明君不內朝士大夫遇
諸塗不與言不足於行者說過不足於信者誠言故春秋
善齊命而詩非屢盟其心一也善爲詩者不說善爲易者
不占善爲禮者不相其心同也曾子曰孝子言爲可聞行
爲可見言爲可聞所以說遠也行爲可見所以說近也近

也漸

者說則親遠者說則用親近而附遠孝子之道也。曾子行
 晏子從於郊曰。嬰聞之。君子贈人以言。庶人贈人以財。嬰
 貧無財。請假於君子。贈吾子以言。乘輿之輪。大山之木也。
 示真諸隱。棗祜三月五月為棗。菜蔽而不反其常。君子之集
 括不可不謹也。慎之。蘭蓀。豪本漸於蜜醴。一佩易之。正君
 漸於香酒。可讒而得也。君子之所漸。不可不慎也。人之於
 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
 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為天子寶。子贛。季路
 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為天下列士。學問不厭。好士不
 倦。是天府也。君子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道遠日益矣。多
 知而無親。博學而無方。好多而無定者。君子不與。少不諷

也事

壯不論議。雖可未成也。君子一教弟子一學。亟成。君子進則
 能益上之譽。而損下之憂。不能而居之。誣也。無益而厚受
 之。竊也。學者非必為仕而仕者必如學。子貢問於孔子曰。
 賜倦於學矣。願息事君。孔子曰。詩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事君難。事君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事親。孔子曰。詩云。孝
 子不匱。永錫爾類。事親難。事親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妻
 子。孔子曰。詩云。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于家。邦妻子難。
 妻子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朋友。孔子曰。詩云。朋友攸
 攝。攝以威儀。朋友難。朋友焉可息哉。然則賜願息於耕。孔子
 曰。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耕難。
 耕焉可息哉。然則賜無息者乎。孔子曰。望其曠。望如也。頃

畢書

如也。鬲如也。比則知所息矣。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國風之好色也，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內於宗廟。小雅不以於汙土，自引而居下疾。今之政以惡往者，其言有文焉，其聲有哀焉。國將興，必貴師而重傳；貴師而重傳，則法度存，國將衰，必賤師而輕傳；賤師而輕傳，則人有快，人有快則法度壞。古者匹夫五十而士，天子諸侯子十九而冠，冠而聽治，其教至也。君子也者而好之，其人其人也，而不教不祥，非君子而好之，非其人也，非其人而教之，齋盜糧借賊兵也，不自謙其行者言濫過，古之賢人賤爲布衣，貧爲匹夫，食則糲粥，不足衣則豎褐不完，然而非禮不進，非義不受，安取此？子夏

快肆

貧衣若縣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爲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衣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爭利如蚤，爪甲而喪其掌，君人者不可以不慎取臣，匹夫者不可以不慎取友，友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友也。均薪施火，火就燥，平地注水，水流溼，夫類之相從也如此之著也。以友觀人，馬所疑取，友善人不可不慎，是德之基也。詩曰：無將大車，維塵實其言，無與小人處也。藍苴路作似知而非，懦弱易奪似仁而非，悍戆好鬪似勇而非，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故大者不能小者不爲，是奔國捐身之道也。凡物有乘而來乘其出

者是其反者已流言滅之貨色遠之禍之所由生自織織也是故君子蚤絕之言之信者在乎區蓋之間疑則不言未問則不立知者明於事達於數不可以不誠事也故曰君子難說說之不以道不說也語曰流丸止於甌臯流言止於智者此家言邪學之所以惡儒者也是非疑則度之以遠事驗之以近物參之以平心流言止焉惡言死焉曾子食魚有餘曰泚之門人曰泚之傷人不若與之曾子泣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無用吾之所短遇人之所長故塞而避所短移而從所仕疏知而不法察辯而操僻勇果而妄君子之所憎惡也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言無法而流洶然雖辯小人也國法禁拾

遺惡民之帛無以分得也有分義則容天下而治無分義則一妻一妾而亂天下之人雖各特意哉然而有所共予也言味者予易牙言音者予師曠言治者予三王三王既已定法定制禮樂而傳之有不用而改自作何以異於變易牙之和更師曠之律無三王之治天下不待亡國不待死飲而不食者蠅也。不飲不食者蜂蟻也。虞舜孝已而親不愛比干子胥忠而君不用仲尼顏淵知而窮於世劫迫於暴國而無所辟之則崇其善揚其美言其所長而不稱其所短唯唯而亡者誹也。傳而窮者訾也。清之而俞濁者口也。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好已。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五

伯

宥坐篇第二十八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爲何器？守廟者曰：此蓋宥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嘆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爲魯相，攝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爲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

也 節

也 同 答 發

也 別 決

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僞言而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羣，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愠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矣。孔子爲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爲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

也 別 決

也 別 決

也 別 決

已止
即就

單作
憚

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慢令謹誅，賊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不教而責，成也。虛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

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故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乎。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潛然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也。方拘也。必循其理，似義；其洗洗乎不涇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撓，似正；渟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

如堙如丘
即論語
山平
地進
止之
意

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違，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堙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耽贅，則具然欲為人師。孔子南適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糗，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天子系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邪？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邪？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時也，賢不肖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三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苦。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文嬴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還復瞻北，蓋彼皆繼邪？彼有說邪？匠過絕邪？孔子曰：太廟之堂亦未嘗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

有說官致良工，因麗節文，非無

良材也。益曰：貴文也。

子道篇第二十九

入孝出弟，人之小行也。上順下篤，人之中行也。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若夫志以禮安，言以類接，則儒道畢矣。雖舜不能加毫末，於是矣。孝子所以不從命，有三：從命則親危，不從命則親安。孝子不從命，乃衷。從命則親辱，不從命則親榮。孝子不從命，乃敬。故可以從而不可不從，是子也。未可以從而從，是不衷也。明於從不從之義，而能致恭敬忠信端慤以慎行之，則可謂大孝矣。傳曰：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此之謂也。故勞苦彫萃而能無失其敬，災禍患

華梓

難而能無失其義，則不幸不順見惡而能無失其愛，非仁人莫能行。詩曰：孝子不匱，此之謂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孔子不對。孔子趨出，以語子貢曰：鄉者君問丘曰：子從父命，孝乎？臣從君命，貞乎？三問而立不對，賜以為何如？子貢曰：子從父命，孝矣。臣從君命，貞矣。夫子有奚對焉？孔子曰：小人哉，賜不識也。昔萬乘之國有爭臣四人，則封疆不削；千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則社稷不危；百乘之國有爭臣二人，宗廟不輟。父有爭子，不行無禮；士有爭友，不為不義。故子從父，奚子孝；臣從君，奚臣貞。審其所以從之之謂孝，之謂貞也。子路問於孔子曰：有人於此，夙興夜寐，耕樹芸手，足胼胝以養其

親然而無孝之名何也孔子曰意者身不敬與辭不遜與
色不順與古之人有言曰衣與繆與不文聊今夙興夜寐
耕耘樹藝手足胼胝以養其親無此三者則何以爲而無
孝之名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
舉其身非無力也勢不可也故入而行不脩身之罪也出
而名不章友之過也故君子入則篤行出則友賢何爲而
無孝之名也子路問於孔子曰魯大夫練而沐禮邪孔子
曰吾不知也子路出謂子貢曰吾以夫子爲無所不知夫
子徒有所不知子貢曰汝何問哉子路曰由問魯大夫練
而沐禮邪夫子曰吾不知也子貢曰吾將爲汝問之子貢
問曰練而沐禮邪孔子曰非禮也子貢出謂子路曰汝謂

經說
卷之

夫子爲有所不知乎夫子徒無所不知汝問非也禮居是
邑不非其大夫子路盛服見孔子孔子曰由是禠禠何也
昔者江出於岷山其始出也其源可以濫觴及其至江之
津也不放舟不避風則不可涉也非維下流水多邪今汝
服旣盛顏色充盈天下且孰肯諫汝矣由子路趨而出改
服而入蓋嚮若也孔子曰志之吾語汝奮於言者華奮於
行者伐色知而有能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曰知之不知
曰不知言之要也能之曰能之不能曰不能行之至也言
要則知行至則仁旣知且仁夫惡有不足矣哉子路入子
曰由知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對曰知者使人知已仁者
使人愛已子曰可謂士矣子貢入子曰賜知者若何仁者

若何、子貢對曰、知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顏淵入、子曰、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對曰、知者自知、仁者自愛、子曰、可謂明君子矣、子路問於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君子其未得也、則樂其意、既已得之、又樂其治、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也、

法行篇第三十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而外人之親、不

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壅不塞、穀既破碎、乃大其輻、事以敗矣、乃重大息、其亡益乎、曾子病、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鼈、鼃鼃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鷂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邪、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哉、夫王者、君子比德焉、溫潤而澤、仁也、縝粟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剝、行也、折而不撓、勇也、瑕適並、允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

不長
厚也

章章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
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臨財
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身怨人怨人者窮怨
天者無識失諸已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
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
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藥括之側多
在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
非恕也有親不能報有子而求其孝非恕也有兄不能敬
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上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
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
老而不教死無思也育而不施窮無與也是故君子少思
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哀公篇第三十一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吾欲論吾國之士與之治國敢問何
如之邪孔子對曰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
服舍此而為非者不亦鮮乎哀公曰然則夫章甫紉履紳
而搢笏者此賢乎孔子對曰不必然夫端衣玄裳絕而乘
路者志不在於食葷斬衰菅屨杖而啜粥者志不在於酒
肉生今之世志古之道居今之俗服古之服舍此而為非
者雖有不亦鮮乎哀公曰善孔子曰人有五儀有庸人有
士有君子有賢人有大聖哀公曰敢問何如斯可謂庸人
矣孔子對曰所謂庸人者口不能道善言心不知色色不

知選賢人善士託其身焉以爲已憂勤行不知所務止交
不知所定日選擇於物不知所貴從物如流不知所歸五
鑿爲正心從而壞如此則可謂庸人矣哀公曰善敢問何
如斯可謂士矣孔子對曰所謂士者雖不能盡道術必有
率也雖不能徧美善必有處也是故知不務多務審其所
知言不務多務審其所謂行不務多務審其所由故知既
已知之矣言既已謂之矣行既已由之矣則若性命肌膚
之不可易也故富貴不足以益也卑賤不足以損也如此
則可謂士矣哀公曰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君子矣孔子對
曰所謂君子者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不伐思
慮明通而辭不爭故猶然如將可及者君子也哀公曰善

敢問何如斯可謂賢人矣孔子對曰所謂賢人者行中規
繩而不傷於本言足法於天下而不傷於身富有天下而
無怨財布施天下而不病貧如此則可謂賢人矣哀公曰
善敢問何如斯可謂大聖矣孔子對曰所謂大聖者知通
乎大道應變而不窮辨乎萬物之情性者也大道者所以
變化遂成萬物也情性者所以理然不取舍也是故其事大
辨乎天地明察乎日月總要萬物於風雨繆繆肫肫其事
不可循若天之嗣其事不可識百姓淺然不識其鄰如此
則可謂大聖矣哀公曰善魯哀公問舜冠於孔子孔子不
對三問不對哀公曰寡人問舜冠於子何以不言也孔子
對曰古之王者有務而拘領者也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是

以鳳在列樹麟在郊野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君不此問而問舜冠所以不對也魯哀公問於孔子曰寡人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哀也未嘗知憂也未嘗知勞也未嘗知懼也未嘗知危也孔子曰君之所問聖君之問也立小人也何足以知之曰非吾子無所聞之也孔子曰君入廟門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楹棟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君昧爽而擯冠平明而聽朝一物不應亂之端也君以此思憂則憂將焉而不至矣君平明而聽朝日晏而退諸侯之子孫必有在君之木庭者君以此思勞則勞將焉而不至矣君出魯之四門以望魯四郊亡國之虛必有數蓋焉君以此思懼則懼將焉而不至矣且丘聞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將焉而不至矣魯哀公問於孔子曰紳委章甫有益於仁乎孔子蹴然曰君號然也齊衰苴杖者不聽樂非耳不能聞也服使然也黼衣黻裳者不如葷非口不能味也服使然也且丘聞之好肆不守折長者不爲市竊其有益與其無益君子所以知魯哀公問於孔子曰請問取人孔子對曰無取楨無取計無取口噤健貪也誹亂也口噤誕也故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信慤而後求知能焉士不信慤而有多知能辭其豺狼也不可以身命也語曰桓公用其賊文公用其盜故明主任計不信怒闇主任信怒不任計計勝怒者

同余
盜謂
詞賦

同余
盜謂
詞賦

同覆

疆怒勝計者亡定公問於顏淵曰東野子之善馭乎顏淵對曰善則善矣雖然其馬將失定公不悅入謂左右曰君子固讒人乎三日而校來謁之曰東野畢之馬失兩駮列兩服入厩定公越席而起曰趨駕召顏淵顏淵至定公曰前日寡人問吾子吾子曰東野畢之馭善則善矣雖然則馬將失不識吾子何以知之顏淵對曰臣以政知之昔舜巧於使民而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是舜無失民造父無失馬也今東野畢之馭上車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猶求馬不已是以知之也定公曰善可得少進乎顏淵對曰臣聞之鳥窮則啄獸窮則攫人窮則詐自古及今未有窮其

下而能無危者也

克問篇第三十二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爲之奈何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行微如日月忠誠盛於內貴於外形於四海天下其在一隅邪夫有何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造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知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曰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羣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藹仲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

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善、而羣臣莫吾逮、吾國幾於
 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意、武侯遂從再拜曰、
 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
 傳曰、汝將行、盍志而子黃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
 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
 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
 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害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
 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
 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
 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
 彼淺若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

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
 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士者百有
 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
 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
 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
 為之貌、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士至而後見物、
 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
 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
 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
 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語曰、繒丘之封
 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

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
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一勞益祿而施愈
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
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猶土
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
育焉生則立焉死則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
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
紂劓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國亡也

